

鉴宝 机关 盗墓 风水 隐术

西域神陵 叁

九方楼兰作品 JIUFANGLOULAN
ZUOPIN

一部讲述中国千年文明的恢弘巨著
十三道金环拼出的神秘地图代表什么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鉴宝 机关 盗墓 风水 隐术



西域神陵 叁

九方楼兰作品
WORKS
JUFANGLOULAN



一部讲述中国千年文明的恢弘巨著
十三道金环拼出的神秘地图代表什么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眼：西域神陵 / 九方楼兰著. 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
2012.9
ISBN 978-7-5155-0577-0

I. ①天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0958号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，未经合法许可，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天眼：西域神陵

作 者	九方楼兰
责任编辑	梁一红
开 本	960毫米×680毫米 1/16
印 张	16.5
字 数	219千字
版 次	2012年10月第 1 版 2012年10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三河市华润印刷厂
书 号	ISBN 978-7-5155-0577-0
定 价	29.80元

出版发行	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：100013
发 行 部	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	(010) 64210080
总 编 室	(010) 64228516
网 址	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邮箱	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	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清代老宅 / 1

乌迪力见三人走远，转身来到屋中打开收音机，边听维吾尔族歌曲边吃瓜子，心里暗想：他们走了也好，自己倒清静了。待了一会儿，他觉得索然无味，便到院子里东瞅瞅、西看看。这座老宅子是清朝道光年间修建的，处处雕梁画栋，虽然古旧，但气势还在。墙上刻着孝亲图、百寿图等浮雕。天井里还有精美的影壁墙，上面雕着五福捧寿、五子登科图案。

第二章 精英中的行家 / 46

其他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去，果然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慢慢地走过来。这女人长发披肩，头发挑染成酒红色，配上精致的五官，散发出一股成熟女性的韵味。她穿一套黑色薄绸运动服，搭配黑色旅游鞋，从上到下一身黑。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黑里俏”吧。

罗斯·科尔忽然对大江说：“朋友，你一直说她漂亮，你敢不敢上去和她打个招呼？我猜你没有这个胆量！”

第三章 索王陵 / 87

回到车队，见曼丽和法瑞尔正在闭目打盹，黄世鹏一团和气地对曼丽说：“曼丽，我们发现了一座十六世纪的神秘陵墓。这座陵墓十分罕见，在沙漠底下埋了几百年。刚才那阵沙暴把它吹出地面，大家都想进去开开眼界，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第四章 魔鬼城 / 128

史京站在门口用手电照着，回头说：“甲虫没有追过来，我们安全了！”

罗斯·科尔带着哭腔说：“那是一群什么虫子？我最——最讨厌这种肮脏的虫子！”

黄世鹏经过猛烈奔跑，脚上的伤口已经开裂渗血。唐寻刚想帮他脱鞋包扎，忽听大海失声喊道：“虫子！虫子又来了！”还没等其他人明白过来，他早已夺路狂奔。

第五章 天外基地 / 170

史京眨了眨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俺——俺回来了——”

唐寻问：“你说什么呢？”

黄世鹏连忙示意其他人不要说话。他将嘴巴贴近史京的脸，轻轻地问：“你从哪里回来的？你看到什么了？”

“俺从——从那里飞回来——俺看到——看到很多颜色——的光带——一闪一闪的，可好看了——”史京梦呓般回答着。

姜武和唐寻互相看了看，都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黄世鹏却点点头，又拉开右侧车门和大江、大海谈了几句，叫醒了他们。最后他对姜武和唐寻说：“你们快去找另外那辆车！”

第六章 喀什噶里古墓 / 215

还没等赛尔姆巴克回过神来，哑巴又开始大力推搡他。赛尔姆巴克生气了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哑巴用力将赛尔姆巴克推倒在地，指着他不住地大叫。北山羊也有点蒙了，刚要说话，只见哑巴身体突然向下一滑，双脚后蹬，双手闪电般地由下至上抓住两名保镖持枪的手腕。

第一章 清代老宅

乌迪力见三人走远，转身来到屋中打开收音机，边听维吾尔族歌曲边吃瓜子，心里暗想：他们走了也好，自己倒清静了。待了一会儿，他觉得索然无味，便到院子里东瞅瞅、西看看。这座老宅子是清朝道光年间修建的，处处雕梁画栋，虽然古旧，但气势还在。墙上刻着孝亲图、百寿图等浮雕。天井里还有精美的影壁墙，上面雕着五福捧寿、五子登科图案。

四大高手

陕西咸阳，林之洋老宅。

晚上八点多钟，四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围坐在老宅大院中的一张八仙桌旁，边喝酒边聊天。此时正值七月末，天气晴朗而炎热，四周昆虫鸣叫。四人穿着短裤和背心，手拿蒲扇不停地扇风。桌上摆着烧鸡烤鸭、酱肉香肠和冷热拼盘，全是下酒菜。青砖地面上放着收音机，播放着京剧。

脑袋光秃的常有志啃着鸡腿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跟着收音机里马连良扮演的诸葛亮哼唱：“我也曾差人去——打听，打听得司马领兵往西行，一来是马谡无谋少才能……”

唱着唱着，他忽然说：“老胡，转眼咱们两个多月没回家了，你那个

如狼似虎的老婆守得住吗？别再给你戴绿帽子！”

老胡个头稍矮，肩上的斜方肌高高隆起。他瓮声瓮气地骂道：“戴什么帽子跟你有狗屁关系？我他妈的乐意！”他一口纯正的天津口音。

常有志说：“你干脆把老婆也弄到这来吧。”

老胡抓几粒花生米扔进嘴里，郁闷地说：“天天守着这个破房子，也够闹心的！”

常有志不屑地说：“想睡老婆就说想睡老婆，还偏说什么闹心！”

老胡嘿嘿一笑：“想老婆倒也不假，可惜咱们出不去呀，连到镇上买东西都只能由专人去，必须当天回来，还不如蹲监狱呢！这叫什么事啊！”

常有志说：“一个月两万块钱不是白拿的，我倒希望多待几个月，到时候回家去还能买个单间儿住。”

高个子小冯说：“你们说，柏军每个月花八万块钱雇我们看守这座老宅子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我看这破宅子拆巴拆巴卖了也不值几万块呀。”

常有志说：“小冯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我听说这座宅子建了二百多年了，常年没人住，很有可能经常闹鬼。估计八成是老板看咱哥四个身强力壮、阳气盛，于是请咱们镇鬼来了。”

老胡说：“你别吓唬我，我可怕鬼。”

常有志骂道：“你们天津人都是胆小鬼，我咋不怕鬼呢？我巴不得晚上出来一个漂亮的女鬼找我呢！”

一直没说话的乌迪力开口说：“常哥，你就不怕精尽而亡吗？”

小冯说：“常哥的话我信，你忘了柏军怎么和咱们说的？他说这座老宅是清朝一个大官的私邸，后来被林家买下，到现在有二百多年历史了，也算是个文物，所以不许任何人进入。如果有人闯进来，也不能让他到后院去。后院有林家祖上祠堂，不能让外人给破坏了。所以，我估计很可能就是后院那里有鬼，柏军跟咱们打马虎眼呢！”

小冯这么一分析，三人都觉得有这种可能性。老胡听后害怕了，说：

“怪不得那地方看上去阴森森的，以后我可不去。”

常有志说：“后院能有啥样的鬼？不就是两排厢房和一个花园吗？小冯，要不咱俩去瞅瞅？”

小冯说：“别没事儿找抽了！柏军再三强调，咱们只能住东西厢房，别的地方少去，说这里到处都是古董，碰坏一个，我们要照价赔偿！”

常有志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柏军那是吓唬三岁小孩呢！我还不了解他？给姓林的当狗腿子当惯了，连实话都不会说啦！”

老胡说：“咱们拿的是看房子的钱，别的事还是少管。”

沉默寡言的乌迪力也说：“就是，我们不要管那么多闲事。”

常有志撇了撇嘴，哼了一声，抄起啤酒瓶仰头猛灌。

次日下了半天雨，直到中午才停。雨过天晴，百无聊赖的三个人坐在大门口聊天。

小冯说：“这地方除了偏僻点儿，环境还真不错，最合适养老！”

老胡从前院走来，满头大汗：“完了，面包车可能被雨水浇短路了，怎么也打不着火。”

常有志问：“又坏了？不是进口车吗，咋还能让雨浇短路了呢？”

老胡愤愤地说：“上星期到镇里买米，回来时路滑把前挡盖撞坏了，一直没修，刚才就进水了。”

小冯说：“那怎么办？下午还要到镇上买吃的呢！”

老胡说：“公路那边有个修理店，离这里有一公里，我们推过去修吧。”

小冯说：“不推它也不会自己走去，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，早修好早省心，现在就去修吧！”

老胡说：“柏军规定我们只能一个人离开这里的，怎么办？”

常有志说：“你别听他放屁！车坏了一个人怎么推？他在林胜文那里吃香喝辣的，把咱们圈在这里像蹲监狱似的，公平吗？”

老胡说：“咱们一块去吧！”

小冯说：“不行，得留一个人看家。这样吧，乌迪力留下，我们三个去修车。”

常有志不高兴了：“凭什么让他留下？咱们抓阄，这样才公平！”

小冯向常有志使眼色，常有志怔了一下，改口说：“那就让乌迪力留下吧，他嘴笨，去了也说不上话。”

乌迪力当然不愿意推车，但嘴上却说：“你们快去快回，万一出事我负不起责任！”

老胡笑着说：“咱们守了一个多月，连只兔子都没进来过。你就踏实地睡觉吧！”

常有志、老胡和小冯将面包车推出大门。小冯在驾驶室里把方向，其他两个人推车顺路前行。

常有志问驾驶室里小冯：“你刚才冲我挤眼睛，是啥意思，为啥偏叫我们来推车？”

小冯嘿嘿一笑：“推车是累点儿，但我们把车修好后，可以找三个漂亮妞爽一下啊！机不可失，要珍惜啊！”

老胡乐了：“靠，早说啊！事先说好啊，这次你安排！”

常有志心花怒放：“这一个月，把老子的眼睛都憋绿了！”

乌迪力见三人走远，转身来到屋中打开收音机，边听维吾尔族歌曲边吃瓜子，心里暗想：他们走了也好，自己倒清静了。待了一会儿他觉得索然无味，便到院子里东瞅瞅、西看看。这座老宅子清朝道光年间修建的，处处雕梁画栋，虽然古旧，但气势还在。院墙上刻着孝亲图、百寿图等浮雕。天井里还有精美的影壁墙，上面雕着五福捧寿、五子登科图案。

他转了几圈，信步来到后院大门旁。后院大门平时紧锁，从墙头向里一看，只有两排厢房和一个花园，里面杂草丛生，很是荒凉，不知道多少年没修整了。乌迪力走进后院，见地上铺着大块的青砖，砖上还刻着的精

细花纹，似乎还在显示着当年主人的身份和财力。现在宅院里只有乌迪力自己，他也就没那么多顾忌。

乌迪力扒着窗户向厢房里面看，里面除了八仙桌、椅子和多宝阁之外，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他看见后花园里的祠堂掩映在杂草之中，于是向它走过去。

后花园里的杂草几乎有半人高，乌迪力拨开草从来到祠堂前。说是祠堂，其实是一座两层的独楼改建的。乌迪力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座独楼怎么会建在花园里呢？说不过去啊！”

他是西亚人，不了解古代中原汉人的风俗。古代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在未出嫁之前，都在后花园里单独居住，而且多是两层的小阁楼，所以称姑娘的卧室称为“闺阁”。后花园是僻静之所，闲杂人等很难接触到这些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小姐们，也就少了很多是非。

祠堂门上挂着一把旧式铜横锁。两旁的木制窗棂都蒙着窗纸而不是玻璃，还保留着清式的风格。乌迪力捅破窗户纸向里张望，里面很昏暗，隐约可见靠墙摆放着一个超长的条案，上面全是高高低低的牌位，牌位前头还供着香烛和糕点。

乌迪力缩头缩脑地看了半天，开始对汉人这种古怪神秘的祭祀方式感到好奇。他忽然想撬门进去看个究竟，耳边却回响起柏军说过的话：

“严密看守宅院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。除前院大厅和东西厢房之外，你们不得进入任何上锁的房间。”

人就是这样，越是不让看的东西就越想看。乌迪力心想：三个家伙肯定鬼混去了，天黑之前不可能回来。现在院子里只有自己一个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看一看也没什么。

他从腰间掏出一把万能工具刀，从里面抽出两根精钢片插进铜锁里左拨右扭。铜锁是民国老式锁，他没费多大劲儿就打开了。他推开木格门，从房顶簌簌地直落灰尘，呛得他直咳嗽。祠堂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气味，

墙上布满灰尘的蛛网残破不堪。乌迪力向四处看了看，感觉屋内阴森恐怖，邪气十足。

他觉得痒得慌，想转身出去，却瞥见旁边有个木制楼梯直通楼上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抬脚朝楼上走去。

陈旧的木板踩在脚下吱嘎作响，好像踩在迟暮老人的腰上。

乌迪力上了楼，见楼上有四个房间，房门都虚掩着。他挨个看了看，其中两间是卧房，第三间堆着杂物，最后一间摆着香案和香炉，好像是专门供神位的。

乌迪力先到卧房里转了转，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他又来到杂物间，见里面靠墙堆着几麻袋陈谷子、几只粗大的木桶，还有木板之类的杂物。他逐个掀开木桶的盖子瞧了瞧，里面均空空如也。他又来到供神位的屋子里。

这间屋子更简单，中央有个大铜香炉，后面是木制神案，上面供着观音雕像。乌迪力看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于是转身准备下楼。

忽然，他发现在香炉前的地板上有几个奇怪的印记，分别是一双鞋印、两个圆形印记和一只手掌印。乌迪力自幼生活在沙漠里，看惯了骆驼和人的足迹，对这种踪迹非常敏感。经过仔细辨认，他确认那是人的双膝跪在香炉前、左手拄地留下的印记。

他有点纳闷：如果是拜佛的话，应该是双手拄地，怎么会单手拄地呢？

乌迪力起了疑心，于是弯下腰模拟单手拄地的动作，琢磨那人应该在做什么。忽然，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左手拄地，右手向前接什么东西。于是他也双膝跪地，低头察看香炉座底下。

香炉下面的地板上空无一物，没什么可疑之处，乌迪力有些沮丧。他刚要起身，忽然看到香炉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。他跪在地板上，左手拄地伸右手去摸，摸到一个长方形的石块紧贴在香炉底。他稍微用力扳了扳，似乎是一个活动的机关。于是他用力一拧，耳中好像听见角落传来一声轻

响，随即无声。

乌迪力心中暗想：难道是什么机关暗道被自己打开了？他连忙爬起来环顾四周，屋子里依旧是昏沉沉的，没什么变化。他又到两间卧房察看一番，也没有可疑之处，杂物间更是无甚变化。

他心有不甘地想再去卧房，忽然看到杂物间靠墙的那几只大木桶，走过去一看，大吃一惊。

其中一个大木桶的桶底隐去了，露出一个地洞。

乌迪力把手放在洞口，同时侧耳细听，感觉洞里空气缓慢流动，没有声音，看来洞里并无危险。他走到窗户朝外四下望了望，前院并无任何动静，看来三人还没有回来。

乌迪力掏出微型手电朝洞口照了照，见洞口下有个铁梯，显然可以顺梯下去。他想了想，咬咬牙，双臂一撑，顺着铁梯爬进洞里……

傍晚八点多钟，老胡、常有志和小冯才开车回来。三人满面春风，显然在镇上玩得很尽兴。常有志见乌迪力还在厢房里睡觉，便叫道：“起来了！卸车！”

四人从车上卸下大米、罐头、腊肉、啤酒、白酒和各种袋装食品，又抬下半扇羊肉。乌迪力边搬东西边问：“你们怎么才回来？”

老胡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在镇上修了半天车，又买东西，你小子不是想吃烤羊肉吗？特地给你买了半扇羊，现杀的，等了很长时间呢！”

乌迪力喜出望外：“太好了！晚上我烤羊肉给你们吃。调料买齐没有？”

小冯说：“买了，胡椒、孜然、咖喱粉都有，你立功的机会到了！”

“你们就耐心地候着吧！”乌迪力嘿嘿一笑。

乌迪力没用多大工夫就把几大块羊肉烤得酥香四溢。老胡从地窖里搬来两箱啤酒，四个人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直到凌晨才散。

第二天中午四人才起床。老胡熬了一锅大米粥，四人喝罢粥便坐在院

子里闲聊。

乌迪力说：“我们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，什么事情都没有，真是无聊。”

小冯也感慨地说：“不是猪，胜似猪！”

常有志摇着头听京剧：“你们啊，就是劳碌命！这种不干活还赚钱的日子，珍惜吧！”

乌迪力说：“我有个办法可以解解闷，你们想不想听？”

小冯笑着说：“你这个木头疙瘩，平时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，今天怎么居然有想法了？快说说！”

乌迪力嘿嘿笑着：“那是我小时候玩的游戏，很有意思的。”

老胡催促道：“怎么玩啊？”

乌迪力见三人感兴趣，便说：“我们抓阄选出三人，限三分钟内，在院里藏好，但不准出院子。由第四个人寻找，二十分钟之内找到谁，谁就输掉一千块；如果他找不到就输给对方一千块，怎么样？”

他刚说完，三人哄笑起来：“这不就是捉迷藏吗？整得这么复杂！”

乌迪力说：“我们都是当过特种兵的，在部队里都受过跟踪和反跟踪训练，这可不是躲猫猫那么简单了！”

小冯说：“这家伙的主意倒也不错，一千块的赌注也不算小，有刺激性！”

老胡跃跃欲试：“智力体力双结合，乌迪力的主意不错！咱们现在就开始吧！”

乌迪力摇摇头：“这种游戏白天玩没意思，晚上九点以后玩才有难度，也更刺激。”

常有志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这个闷葫芦，没想到偶尔也能倒出仙丹来！”

晚上九点钟，四人摩拳擦掌、按捺不住，都想赢万把块。乌迪力

用纸团做阄时，小冯说：“这宅子里很多屋子都上着锁，咱们也进不去呀！”

老胡白了他一眼：“那种破锁还能难住咱们？开锁进去之后，再锁上，至于你能不能发现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”

常有志乐了：“太好了，我都等不及了！在部队时天天接受隐蔽训练，没想到现在能赚钱了，哈哈！”

老胡问：“如果有人藏得十分巧妙，二十分钟后没被找到，那怎么办？”

乌迪力说：“要是那样的话，那个人就先赢得一千块，然后让余下的三人抓阄，那个人继续隐藏着，直到被找到为止。”

乌迪力做好阄，结果乌迪力手中的阄是抓人，其他三位藏。二十分钟内，他找到小冯和常有志，赢了两千，输给老胡一千。

四人觉得这个游戏非常刺激，又继续抓阄。这回轮到老胡抓人。他信心满满地说：“你们出去藏吧，我肯定在十分钟之内把你们都揪出来！”

三人出门后立即行动。小冯看了常有志和乌迪力一眼，迅速向前院跑去，转眼间消失在黑暗之中。常有志刚要跑，乌迪力拉住他说：“我下午无意中发现一个地方，可能是老宅主人修的暗道，咱俩藏在那里，累死老胡也找不到！”

阴险的乌迪力

常有志欣喜地说：“靠，那不得把老胡家底掏光了啊，快带我去！”两人向后院跑去。

老胡开始找人了。他在前院的树上发现了小冯。小冯跳下来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他妈的，要不是月光照在这儿，累死你也找不到我！”

老胡笑着说：“你小子就别找借口了，把一千块钱给爷准备好。看爷怎么找到他俩！”

夜已经很深了，宅子内外黑糊糊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老胡先搜查了左右厢房、东西配屋，前后院翻了个遍，连后花园的阁楼也去看了，都没有发现两个人的踪迹。十五分钟已经过去，他正在后院着急的时候，看见有个人在草丛中猫腰蹲着。他悄悄移过去，那个人果然是乌迪力。老胡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哈哈大笑：“你小子这种地方也敢藏？太藐视我老胡了吧！”

乌迪力垂头丧气地来到前院。小冯幸灾乐祸：“哎哟，你也落网了？”

二十分钟后，老胡仍然没有找到常有志。他高喊道：“常有志，快出来吧，大爷我认输了！”

常有志没有任何回应。

乌迪力说：“他肯定是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不想出来，让我们下次接着找。按照规则我们继续抓阄，再找不到老常，他就赢两千块了！”

于是三人抓阄，这次小冯抓人。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：“也该轮到我坐庄了，你们快去藏吧！”他说完边看表边走进厢房。

乌迪力问老胡：“你到哪里藏？”

老胡说：“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，你藏你的。”

乌迪力说：“我知道这座老宅里有个暗道，你敢不敢和我藏在那里？”

老胡惊问：“是吗？柏军没说这里有暗道啊！”

乌迪力说：“我怎么能骗你呢？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，那里非常隐蔽！”

两人迅速向后院跑去。

三分钟后，小冯开始找人。五分钟后一无所获，他有些蒙了，心想常有志藏得深，不好找，再找不到他俩，自己可就赔惨了。他正想着，忽然感觉背后有动静。

他是北京军区退役的特种兵，接受专业训练多年，反应相当迅速。他闻声扭头见有个人影映在月亮门下，立刻贴着墙悄悄地摸过去，无人。他

一转身，又看见一个人影从右厢房溜出。他心里暗骂：怪不得找不到他们，原来这两个家伙并不在固定的地方藏着，而是暗中盯着我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马上飞奔过去，见一个黑影正猫着腰，飞快地往左厢房绕去。他大叫一声：“你他妈的还跑！”然后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追过去。黑影无处逃遁，奔到围墙边飞身跃起想跳墙。小冯追到墙下高高跃起，一把抓住那人的脚踝硬生生地把他拽下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乌迪力。

小冯站稳身形，哈哈大笑：“鸡贼的家伙，让你跟着我屁股转！”

乌迪力沮丧地说：“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输呢？”

小冯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小子道行太浅，先不跟你废话，我还得找他们俩呢！”他说完又向后院奔去。

转眼十五分钟过去了，老胡和常有志就像蒸发了一样，根本找不到。小冯见二十分钟已过，无奈地高喊道：“两个兔崽子快出来吧，到冯爷这里领赏吧！”

依然无人应声。小冯骂道：“这两个财迷藏一块了？照这样下去，我他妈的还不得输秃噜皮啊？”

乌迪力说：“他们可能是藏在暗道之类的地方，所以你才找不到。”

小冯连忙问：“这宅子里还有暗道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乌迪力说：“我听老胡说过，在后院厢房里有暗道，不过我没去过。”

小冯恨得牙根发痒：“这两个王八蛋，怪不得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们，原来还有这档子事！”

乌迪力说：“他们要是为了赢钱藏在那里，那也太不厚道了吧？”

小冯气得直跳：“何止不厚道，简直是不人道、不地道！走，我们去看看，如果他们藏在暗道里，我他妈的不认账了！”

乌迪力连忙说：“咱们规定不出院，没规定不入地吧？”

小冯气得直瞪眼：“少废话，快带我去！”

乌迪力带着小冯来到后院阁楼门前，发现阁楼大门的锁已经被撬开，

两人推开虚掩的门上楼。

小冯举着手电，说：“这楼里我都找过好几遍了，也没发现什么啊！”

乌迪力嘿嘿笑着：“你的心比屁股还大，能被骆驼绊个跟头的人，能发现什么呢？”

乌迪力来到观音像前面的香炉前，跪在地上扳开机关。小冯问：“香炉下面还有机关？”

乌迪力不语，又带他来到杂物间，指着屋中间的木桶说：“你看看这里。”

小冯用手电筒一照，果然木桶底下露出一个洞口。他惊奇地说：“太绝了！这洞里有金银财宝没有？”

乌迪力说：“听老胡说，这桶下面有个铁梯，一直通到阁楼地下，里面有几尊金佛像，只是太大了，拿不出来。我估计他俩现在在底下聊天呢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说完他手撑桶边，纵身跳入。

“喂，你等等我！”小冯把手电筒叼在嘴里，纵身进桶。

桶底下是一个和木桶同样粗的洞，仅能容纳一个身位，几乎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。看来当初修建这条暗道目的，就是为了单人在紧急时刻藏身。小冯顺着铁梯爬下十几米，感觉里面越来越凉。他朝下面高喊：“还有多深到底啊？”

听见底下隐隐有人回答：“快到底了，我都看见你的脚了。”

小冯手脚并用、迅速下滑，鼻中却嗅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他心中一惊，问：“什么味道？”说话间，他右脚掌踩到地上，但上身还在圆洞里。

脚刚落地，小冯就觉身后有拔刀的声音。他下意识地向右躲闪，但他的上半身还在洞中无法闪开，只觉后背一阵冰凉，显然已被尖刀刺中。他大叫一声想向后踢，谁知这一刀正刺在他脊柱上，神经受损，他的下半身已经瘫痪。

小冯从铁梯上跌倒在地。乌迪力冷冷地看着他抽搐几下后挺身气绝，